

韓德爾 George Frideric Handel (1685-1759)

—巴洛克時期兩位偉大的教會音樂家之一

序

巴洛克時期(1600-1750)在音樂史上是一段輝煌的時代。它承繼了文藝復興時期奠定的音樂成果，如文字繪畫(Word painting)、變化的拍子節奏以及對位技巧等，這些果實由十七世紀和蒙特威爾第(G. Monteverdi)、加布里里(G. Gabrieli)、亨利舒茲等耕耘，最後藉由韋瓦第(Vivaldi)、拉茂(Rameau)、韓德爾(Handel)與巴哈予以發揚光大，並留下無數珍貴的「文獻音樂」(documental music)給後世，這些音樂主要的特色有：

一、初期的數字低音 (The Thorough Bass, 1600-1650)，此即在音樂的低音部標出數字成臨時記號，以表示和弦的進行，而形成旋律與和弦的相互關係。

二、中期的對比樂章 (The Contrasting Movement, 1650-1720)，這時期的作曲家以樂章為主，創作了大量的樂器作品，如鍵盤樂器、協奏曲、弦樂與木管合奏即三重奏等¹。這種風格無論是用於樂器或聲樂，都以「對比的效果」，即各聲部相互對照產生的音效，作為曲式的架構，使音樂更具生動。

三、後期的對位發展 (The Contrapuntal Forms, 1700-1750)，這時巴哈的作品佔很重要的地位 (關於巴哈的對位，請參筆者在網站上文章巴哈音樂)。以上這些特色所留下的作品，如果參照「New Grove Dictionary」的統計，有一半以上的作品與教會音樂有關。做唯一一個基督徒與音樂工作者，如果能夠進入作品中去分析並瞭解這時期音樂的特色時，則我們將會從其中獲得許多音樂的寶藏；此外，這些音樂家的音樂與信仰亦有密切的關聯，往往那些感人與震撼人心的音樂是來自於「與神相遇」的情景中。

本文即是要探討巴洛克時期的兩位偉大的教會音樂家—韓德爾與巴哈，他們的教會音樂特色以及他們的信仰，如果我們能掌握他們的音樂風格，進而瞭解音樂背後這些音樂家的信仰歷程，我們才能洞察出音樂的偉大不僅在作品中，而更能認知到音樂乃出自上帝的賜與，我們更應將這些恩賜，作為最好的獻禮來榮耀讚美上帝。

¹ 當時的三重奏 trio 是指四件樂器的合奏，即二支小提琴、大提琴和鍵盤樂器。

一、韓德爾的音樂

韓德爾的作品無論是器樂或聲樂，都為巴洛克時期寫下完美的典範。他的音樂不像同時代的巴哈以對位為主而是強調旋律與和聲的對比，特別是教會音樂，韓德爾巧妙地將旋律與和聲帶入到一個極美的境界，這種由旋律與和聲所產生出來的音色對比，正如同畫家刻畫出一幅美麗動人的景色。韓德爾承繼了文藝復興時期的音樂傳統—「文字繪畫」，並將它發揚光大，音樂家認為音樂可以表達心靈的工具，這些心靈的敬屈諸如：歡愉、憤怒、悲傷、神秘等等²，因此，將文字如同繪畫的材料與藝術家的構思融入音樂中，這時活生生的音樂就如同繪畫般一幕幕地出現了。

以《彌賽亞》這部人人知曉的作品為例³，韓德爾善用了音色的對比(旋律與和聲)，與「文字繪畫」的技巧來描述音樂中的故事內容。例如，第十五、十六、十七連續三曲，經文曲自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十、十一、十四節，「天使對他們說」，這首**朗誦調**中的「歡愉」(Joy)，「日子」(day)，與「基督」(Christ)，韓德爾用較長與較高的音符 (Higher pitch)，刻意以長音符與較不起眼的短音符的嚴詞為對比。在「今日要為你們誕生一個嬰兒」句中的「日子」(day)，韓德爾以一種不協和的音程，減七和弦來強調這日的重要性；另外，這曲的**宣敘調**以升F小調結束，隨即進入第十六曲D大調，韓德爾這種安排乃預示著將有一個立即明朗時刻的到來。

因此，第十六曲一開始即以小提琴快速的十六分音符出現，創造出一個個閃亮的和弦，那種使人興奮的心情與天使所說的喜樂有所印證。接著第十七曲合唱「榮耀歸於上帝」，小喇叭的音色與快速的第一、二小提琴與其他樂器的加入所發出的音響，使人感受到眼前彷彿突然間天開了，「平安臨到人間」的情景；韓德爾也刻畫出「至高」(Highest) 以最高音收尾，而以較低的音符表示「平安臨到地上」。這種前後互相輝映，乃是韓德爾音樂對比風格的特色。

又例如第二十六曲「我們都如羊走迷路」(All We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)，經文曲自以賽亞書 53:6，韓德爾描寫到人都如羊走迷時，他用一種長音符與曲折進行的音行(Configuration)，而且有時以提高或降低五度等不固定的音形，來刻畫出人如羊走迷，走如一條彎曲而不知，且越偏越遠的道路上。有趣的是，描寫人的頑固—「每人各走自己的路」時，韓德爾以連續相同又較長的音符奏出(參此曲第 43-45 小節)，最後速度緩慢，而以慢板嚴肅的音符宣告「上帝都使他承擔我們的罪」為結束。如果我們能瞭解韓德爾作品風格，是建立在文字繪

² 此即「The Affection of Doctrine」，參 Donald J. Grout and Claude V. Palisca.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. 4th ed., N.Y: Norton, 1988, p.351.

³ 總譜餐 Novello 版，ed. Wakins Shaw.

畫音樂與對比的架構上，那麼要進入到他的音樂世界，去欣賞他所畫出來的一幅幅「音樂的圖畫」就不難了。

再以另一部神劇《以色列人在埃及》(Israel in Egypt, 1739年)為例⁴。韓德爾描寫曲中的「青蛙之災」時，音樂的表達採用附點音符，使人感受到如同青蛙在跳躍；而描寫「蒼蠅之災」的情景時，全曲是佈滿了快速的三十二分音符，這些密密麻麻的高音、低音與快速音符，有若蒼蠅滿天飛的感覺；而當黑暗臨到全地時，韓德爾立刻改變了拍子的節奏與速度為緩慢、冗長的音符、不協和的音程以及顫音，使人有若身歷在災難的困境中，滿是暗淡與無望。

在和聲的設計上，韓德爾的特色是，喜歡把四部合唱緊緊連在一起，另在快板的合唱一段時間後，常以一個屬合弦作為整曲的高潮，而這屬和弦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和弦，必須由另一個和弦解決時，韓德爾的習慣是，快板和弦之後，由緩慢和弦接替幾小節結束全曲。⁵

這種繪畫式的音樂是韓德爾聲樂作品中重要的特色，雖然這種技巧在當時已是很普遍的一種創作手法，但這種手法在韓德爾的自由運用下，使「文字繪畫」(Word painting)藝術達到高峰。因此，韓德爾的作品如同一幅幅美麗、動人的圖畫展現在眼前，更重要的是，在這些「畫」裡面，我們看到上帝要給世人的信息，源源不絕地從韓德爾的音樂中宣揚出來。

二、韓德爾的信仰

我們韓德爾的做生涯中，不僅看出他音樂的特色，也可以看出他敬虔信仰的一面，事實上，當我們在欣賞這位偉大的音樂家時，我們不可忽視他的音樂與信仰是結合在一起的。當他閉戶創作《彌賽亞》時，他的生活可以說是廢寢忘食，極少離開他的工作室，在短短二十四天內完成了三百六十頁的總譜手稿。在創作過程中，韓德爾全心將音樂沉浸於與上帝交通的時刻裡，上帝的靈也恩臨在他的音樂中。正如他所說：「當我在創作《彌賽亞》時，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動筆寫它」⁶，當他寫到「哈利路亞大合唱」時，韓德爾吶喊說：「我看見上帝親自為我開啟了天上之門」⁷，他的僕人看見韓德爾自己淚水滿面的情景有深受感動。是的，當上帝要韓德爾以音樂為祂做見證時，上帝首先使韓德爾嚐到與主相遇親密的時刻，因此，當海頓聽到「哈利路亞大合唱」時，他哭得像小孩般並大叫說：「韓

⁴ 總譜參 New Jersey, The Gregg Press, 1966.

⁵ 參 G.F. Handel, Messiah. Barenreiter, 40126, vocal score. 序曲，第 94 小節，第十五曲(Glory to God)第 14 小節，第二十三曲(All We Like Sheep)，第 76 小節等等。

⁶ Robert Manson Myers, Handel's Messiah: A Touchstone of Taste(N.Y: Macmillan, 1948), p.63.

⁷ Patrick Kavanaugh, The Spiritual Lives of Great Composers. Nashville:Sparrow, 1992, p.6.

德爾才是音樂家中的音樂家。」⁸

這部音樂與信仰結合的曠世巨作—《彌賽亞》，自從於 1742 年慈善首演後，隨即籌得四百英鎊，而使 142 位因負債而受刑的人得以釋放；韓德爾隔年再度演出，當時英王喬治二世親臨聆賞，也因「哈利路亞大合唱」感動地站起來，從此成為幾個世紀以來，每逢聆賞到這曲時，聽眾必因循傳統而起立參與。此後，每年的演出，這部巨作幫助了醫院的建立，困貧困得飽足，聆聽者生命得著鼓舞，因此，一位傳記作家說：「無論在地方，《彌賽亞》比任何一部因樂作品，更能使肌餓者得飽族足，赤裸者得衣穿，孤兒得著溫暖的家。」⁹ 我們與齊讚揚韓德爾音樂的偉大與美，不如說，這是韓德爾親身的信仰見證，藉由音樂來宣揚上帝的奇妙作為。因此，梅兒說：「《彌賽亞》比任何神學作品，更能任人得知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。」¹⁰ 這位基督的忠實追隨者，他敬虔的信仰，時常從他自己屈膝於教會的聖壇前表露出來。他的朋友浩約翰(Sir John Hawkin) 對韓德爾評語說：「一股極深的宗教情懷，由韓德爾的一生散發出來，在創作中他經常以聖經融入在音樂裡，也自詩篇的經節得著音樂的啟發，並喜樂地宣揚主。」¹¹

韓德爾的信仰正如保羅所說「以主為喜樂」，他本身雖然在困境中，亦關心那些受苦的人，因為韓德爾能倚靠上帝，以上帝為樂，使他克服種種的困境。晚年的韓德爾更加與主親近，他懇求上帝，若主恩召他時，讓他能在受難日與主見面，並盼望與主同復活。1759 年 4 月 14 日，如他所願，在受難日的清晨，上帝安詳地接納祂所愛的門徒，在葬禮時，至少有三千人為他送行，韓德爾被安葬在西敏寺教堂墓地，墓碑寫下簡單的一句話：「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」(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th)，他的摯友史雅各 (James Smith) 說：「韓德爾雖死猶生，一位美好的基督徒，對上帝對人都真誠、盡職、他完美的施捨，流傳後世。」¹²

⁸ Ibid.

⁹ A.E. Bray, Handel, His Life,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. London: Ward, 1857, p.63.

¹⁰ Robert Manson Myers, op. cit., p.63

¹¹ Ibid., pp.79-80.

¹² Cf. Otto Erich Deutsch, Handel, A Documentary Biography. London: Adam and Charles Black, 1955, p.819.